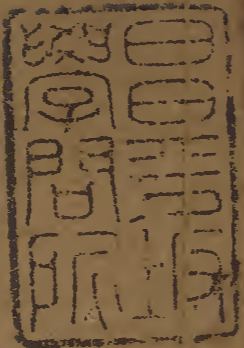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旁訓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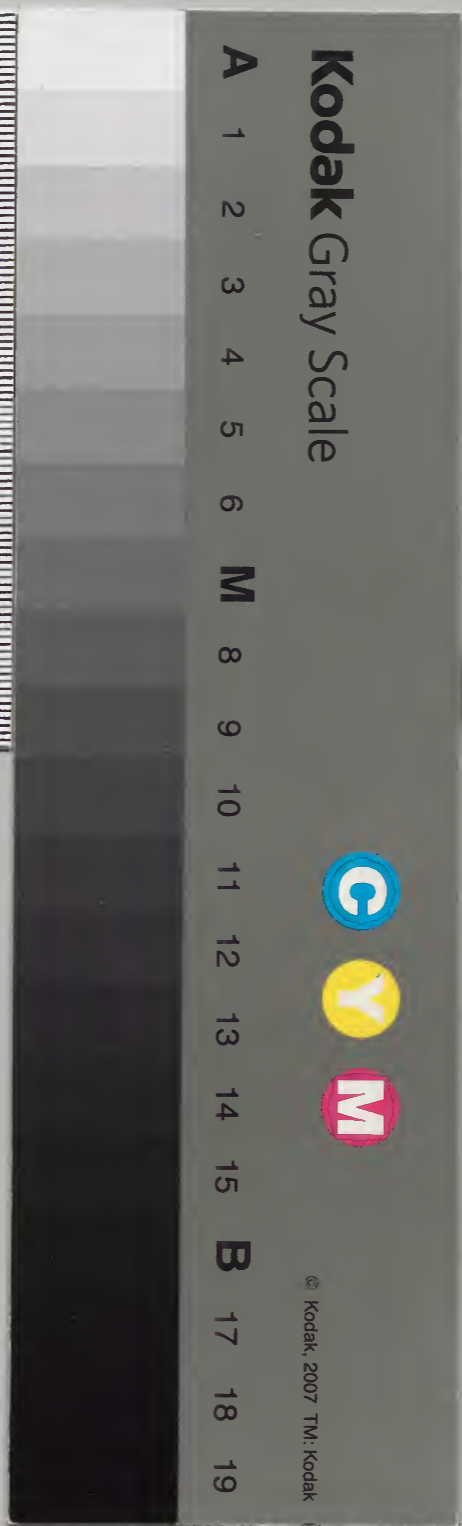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三	七	類
六	三	四	類
四	四	函	類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三		書
五	三		類
函	七		
一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74	
冊數	4	(	3)
函號	275		8

中







左傳讀本中卷目錄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弒太子自立時周匡王五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趙穿弒靈公太史書趙盾弒其君

二年

王孫滿對楚子問鼎

三年

楚滅陳為縣復封為夏州

十一年

鄭伯行成於楚

十二年

楚敗晉於邲

十二年

士渥濁諫討荀林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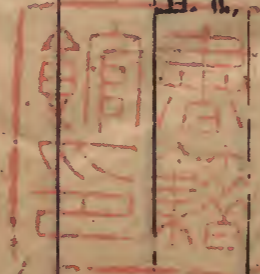
十二年

解揚不辱命

十五年

左傳

卷目錄





結草報從治命 十五年

范武子讓政 十七年

成公 名黑肱宣公于母穆姜周定王十七年立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孔子惜繁纓 二年

郤克及衛魯敗齊師於鞌 二年

楚共王不錮巫臣 二年

晉諸將讓功 二年

楚王歸知罃 三年

季文子私言晉二命 八年

韓厥請立趙孤 八年

晉釋鍾儀 九年

郤至辭楚享樂 十二年

劉子論成子不敬 十三年

呂相絕秦 十三年

晉敗楚於鄢陵 十六年

嬰齊復季文子於晉 十六年

襄公 名午成公妾定嬖之子四歲卽位時周簡王十四年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祁奚舉善 三年



魏絳以刑佐民 三年

穆叔如晉論樂 四年

鄭人侵蔡楚子囊伐鄭 八年

公子貞諫伐晉 九年

晉鄭同盟于戲 九年

鄭及楚平 九年

悼公謀息民 九年

子產焚載書 十年

王叔陳生爭政出奔 十年

晉諸將相讓 十三年

季札辭國 十四年

士鞅料爨盈 十四年

師曠論衛人出君 十四年

周靈王賜齊侯命 十四年

子罕辭玉 十五年

叔孫豹如晉乞師 十六年

子罕為皇國父分謫 十七年

晉荀偃伐齊 十八年



武仲戒季武子勒功 十九年

臧孫論詰盜 二十一年

邾奚請免叔向 二十一年

欒盈出奔 二十一年

臧孫紇出奔邾 二十三年

齊侯襲莒 二十三年

叔孫豹論不朽 二十四年

鄭子產論幣重 二十四年

崔子弑齊君 二十五年

子產獻齊捷于晉 二十五年

聲子請復椒舉 二十六年

鄭七子賦詩 二十七年

子罕不阿向戌 二十七年

游吉如楚 二十八年

子產舍不為壇 二十八年

晏子辭邑 二十八年

子皮餼粟以得民 二十九年

吳季札聘魯觀樂 二十九年



子皮授政子產 三十年

子產壞晉館垣 三十一年

北宮文子謂鄭有禮 三十一年

子產不毀鄉校 三十一年

子產論使尹何 三十一年

左傳讀本中卷

香嶼鮑 蘅銓植氏編輯 子 開孝一枝字

宣公

趙穿弑靈公大史書趙盾弑其君 宣公二年

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

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

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

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

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三進三伏公  
不省而又前  
也公知欲諫  
故佯不視



驟諫本非諫  
體况欲以回  
暴君乎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萃臣  
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  
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  
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  
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  
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  
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闕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  
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  
見暇

日宣二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  
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  
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犬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  
愛惡惜也越竟乃免

戴罔得曰越竟庶可以不討賊自解耳反句足上意非真謂



宜越竟逃罪也永叔東萊紛紛疑議痴矣  
鮑香嶼曰鉏麇之死恐傷忠信也彌明之死不亡主人也靈  
輒之一飯必報且不告而退不復望報於宣子一時三義士  
愈出愈奇亦千古快事

王孫滿對楚問鼎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  
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  
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昔年也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  
底止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遠方圖画山川物怪獻之

總結德字天字歷倒楚子力大於鼎



呂東萊曰楚為封豕長蛇觀兵周郊問鼎輕重侈然有改王  
改步之意使王公卿士怵陽祇畏懷覆亡之虞則后稷公劉  
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滿之說偶行其君臣相與高枕遂謂  
吾舌尚存寇至何畏狃其禍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歟  
鍾伯敬曰楚子之問鼎晉文之請隧皆奸雄之無忌憚者觀  
襄王與王孫滿之所對蓋儼然以天朝之法物自重矣睥睨  
之雄心至此少挫云

楚滅陳為縣復封為夏州

宣公十一年

輶音忠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

夏徵舒弑其君

論甚

即夏氏

車發

陳殺夏徵舒輶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

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

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

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

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

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

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

兩可哉前後相應妙



問也。反之可乎。對曰。可。或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朱晦菴曰。叔時善諫。君莊王能徙義。楚之伯也。豈偶然哉。

孫月峰曰。叔時復命不言。欲王詰之。乃得盡言。古人進言之法。如此。不然。君方自多其能而已。卽強諫以拂其意。其勢未有能入者矣。

哀其窮。哭故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途方九軌。曰

鄭伯行成於楚

宣公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相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



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旭入盟子良出質  
鮑香輿曰楚子威德兼著自成一伯者氣象

楚敗晉於郟 宣公十二年

篇中屢點河字為全文節  
未渡河三論  
楚分軍為五而以右中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  
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  
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  
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  
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  
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甲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

宣公



轉為戰備左  
進求草草為  
備衛前以茅  
為旌慮審有  
無如斥候中  
軍制謀後以  
精兵為殿

偏師濟二論

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法典古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  
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  
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  
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  
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  
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  
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

濟師楚二論

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始哉果  
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  
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  
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  
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  
明是師薄發人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  
小○人○每○具○此○利○口○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

上專

宣公

識得透



各行其志主  
將失權曰專  
行不獲欲稟  
進止而無上  
命不知所從  
曰聽而無上

鄭使來五論

討治也

蚡音贗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  
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  
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  
郟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  
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  
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  
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  
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

十五乘爲一  
廣百人爲卒  
二十五人爲  
兩又車十五  
乘爲大偏數  
限也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于字駁倒皇成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  
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  
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  
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  
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  
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  
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  
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

原趙同邑屏

趙括邑咎指

欒伯善哉

成膠

○詞○世○甲○婉○



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

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

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答詞不卑不亢極得體 莠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

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

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

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

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

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

詐求成而又致師單車挑戰似不欲和以疑之致師三論

晉之隆處曰龜

既免晉人止不逐也

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

使往三論

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

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

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

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

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莠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

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



二人雖俱受命行不相隨故錡既見逐而退施乃至布席而坐示無所畏使徒入而致命激其怒也

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承○上○設○備○先○將○備○伏○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不○敗○備○舟○先○濟○敘○於○戰○前○長○文○錡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不○接○命○去○之○來○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軫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重○敘○而○筆○法○變○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口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叔救始不欲戰至是又能先發制人此鍾重果敢之才

游車補闕者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巴○濟○河○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即○郤○克○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



楚人反教晉  
以齊之法晉  
人反嘲楚之  
數奔奇情迭  
出  
遂大夫恨楚  
致收故不欲  
載之至因以  
殺其二子則  
過矣

左傳  
申易○乘○恐○軍○人○惑○  
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楚人○其○教○也○局○車○上○關○還○盤○旋○不○進○  
楚人○其○之○脫○局○少○進○馬○還○又○其○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  
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  
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  
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  
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  
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葢納諸厨了之房厨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  
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

捉收翻駁與  
起處士會一  
段議論筆筆  
過對  
晉人論之於  
未敗之先楚

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  
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  
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師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  
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  
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  
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

楚王子  
戴○收○軍○通○奇  
輜○重  
軍○營○也  
慎○尸○封○上  
保○大  
安○民



人論之於已  
勝之後以六  
事始以七德  
終中間無數  
散碎文字得  
此關鎖錄成  
一片

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  
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  
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  
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鮑香嶼曰。桓子為一帥。悉聽。子驕忿。使氣三憾。悻怒。用事  
雖始焉。畧見不欲戰之意。而持之不堅。及諸人各出議論。時  
桓子總一無主裁。直至申馳卒奔之際。大聲而呼曰。先濟者  
有賞。而已欲退而不能。專制以還師。欲戰而不能。築衆以戮  
力。知敗而不能。先事以預備。較之楚用叔敖。相時度勢。以成  
其功者。豈可同日語哉。

士渥濁諫討荀林父

宣公十二年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  
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且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  
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  
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  
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孫月峰曰。晉人雖宥林父。而錐子賈勇之罪。不可以不誅。乃



竝宥之如軍法何

解揚不辱命

宣公十五年

時楚圍宋

晉大夫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人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度、時、制、宜、疾、毒、善、之、物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安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

晉君以不  
宋為恥故  
以此解之



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二○字○正○對○反○字○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反○其○之○壯○甚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呼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黃士京曰恤鄰為義晉楚匹也伯宗何為以強遜楚哉既無解難之仁又為誑鄰之舉君臣皆失之矣幸有一解大夫猶為邦家生色云

結草報從治命 宣公十五年

秦伯公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社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林伯子曰結草之報君子所不可必而從父命者當以魏顆為正耳



范武子讓政

宣公十七年

老致仕也初受隨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也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  
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晉乎不然余懼  
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  
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穆文熙曰武子讓政遠害全身足為千古之法郤子逞志所以終受晉禍



成公

孔子惜繁縷 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  
 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  
 矣不如戰也夏戰於新築師敗將盡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相  
 子栢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縷以朝許之仲  
 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  
 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  
 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下則國家從之弗可

丁奚守新築大夫  
 曲縣朝轅也繁縷馬飾皆諸侯之制



正也已

司馬溫公曰事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者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

鮑香嶼曰夫子倦倦欲正名於衛與繁纓之惜同意

郤克及衛魯敗齊師於鞏

成公二年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國遂如晉乞師是年齊伐魯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

郤克郤克子晉侯許之七百乘言不及先軫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文公有先君之明

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

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

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

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山名以徇告其僕曰吾

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

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國

先軫一開事見晉師和睦與郤之戰大不同



以祭木擊車而行以示勇

於諸人口中敘出戰時事以省鋪綴之煩是實事虛敘法

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

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

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

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

賈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

邴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邴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

夫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

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

桓音浮

華不注山名

越墜也

以左右皆死不使立其處毋張借乘韓厥定右丑父乘其忙亂與若易位使晉人無辨

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

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

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

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

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

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

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

左傳

成公

七



辭雖卑遜而  
實備傲

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

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

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為右

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甯代其

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

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每出齊師以帥退人於翟卒翟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

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

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

魯與衛皆從  
晉伐齊者皆  
畏齊之強故  
其免護之  
齊侯單還故  
女子不避可  
若何言餘人  
不可復如何

詳音禮  
不齊也各  
紀獻玉甌

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

之石窞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

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

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

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

左傳  
卷成公



三重王命三  
呼吾子如山  
懋躬

言即借一戰  
而幸勝亦從  
晉以求和也  
因魯衛乞師  
而來仍因魯

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  
○復○以○此○句○綜○括  
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  
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  
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  
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  
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  
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

衛勸和而止

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樂多矣齊晉亦唯天所  
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率賦與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  
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  
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鍾伯敬曰齊何其驕晉何其懼晉強齊弱晉直齊曲而以驕  
敵懼安得不敗



楚共王不錮巫臣 成公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

句句醒切實是可見

○亦○妙○  
 ○楚○伐○魯○至○陽○橋○  
 ○巫○臣○  
 ○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  
 ○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

三傳

成公

三



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銅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鮑香嶼曰巫臣引古証今識高理正自足動人柰何見色心迷而乃躬自蹈之耶若共王之英畧大度則是責人以怨者

晉諸將讓功 成公二年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  
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  
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  
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  
也書何力之有焉

武子士會也  
文子之父

荀庚將上軍  
時不出文子  
上軍佐代行  
故稱帥以讓

孫月峯曰晉之君臣相勞各不居功想見當時舉朝之睦其  
伐齊致勝也固宜



荀首知罃文

楚王歸知罃 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  
 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  
 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  
 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  
 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  
 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  
 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  
 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

五傳

成公

三



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茅鹿門曰共王四問而知螢四答不亢不隨能章本國而不失鄰好辭旨渾雅

季文子私言晉二命

成公八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之敵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諫也艾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



之

穆文熙曰齊侯因敗而自苦晉侯聞而欲反其地未為不可但齊地可反而汶陽之田分自周公既以歸正曷又反之行父不能慷慨明言而乃私之於韓穿沾沾耳語烏足以見大義也此其為三思之過歟

韓厥請立趙孤

成公八年

盾子婦

盾之弟

景公

同括

趙朔早死莊姬寡居趙嬰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

養也

通之原屏怒其弟放諸齊

徵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

于晉侯曰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

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

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楊維禎曰莊姬固不足責而欒郤亦晉之豪傑乃誣陷忠良

孤人之子絕人之祀其惡可勝道哉

唐荆川曰韓厥數言可為萬世恤勲庸者龜鑑只成季之勛

于屏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

唐荆川曰韓厥數言可為萬世恤勲庸者龜鑑只成季之勛



十七字尤痛切

晉釋鍾儀

成公九年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樂官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脫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sub>○不○受○對○得○體○</sub>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犬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sub>○子○反○名○</sub>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犬子抑無私也<sub>○尊○晉○君○</sub>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

但言其少時  
便尊師敬老  
極蘊藉



行之事雖大必濟君蓋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黃士京曰鍾儀鼓琴應對具有深心然不得士燮一番表揚不幾埋沒千古吾於是遇不遇之想

郤至辭楚享樂

成公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人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

道出盛世景象宛然在目



此段言世之亂方用弓矢

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  
赴武夫公侯于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  
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  
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于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  
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  
卒事

茅鹿門曰論世道治亂治則諸侯相朝亂則諸侯貪冒斷斷  
不爽且兩引詩為印證筆法矯健足為文人開山

劉子論成子不敬 成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  
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  
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  
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  
之大節也今成子隋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朱晦菴曰左氏是箇識利害的人如受天地之中以生一段  
極粹却便說向禍福去了



孫執升曰說到禍福自不妨中庸謂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  
知之亦就動乎四體說蓋四體之中莫非鬼神此正體物不  
可遺處君子所以兢兢業業無須更離道之時也識得此旨  
天人理數一齊歸併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  
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  
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  
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  
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  
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  
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

秦晉權詐相  
傾本無專直  
但此文旁引  
曲證飾詞抵  
誣錯綜橫佚  
是千古檄文  
謾書之祖



秦使鬪克歸  
楚求成

秦之失在昔  
晉盟鄭一事  
其餘大率秦  
直晉曲至公  
子雍本晉迎  
之而駕罪於  
秦亦文致之  
辭

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殺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  
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  
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  
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  
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  
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  
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  
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

是秦第五罪案

公子雍

疑秦第六罪案

頓挫絕佳

是秦

及與也與狄  
同州見乃必  
爭之地  
兩引俱是實  
證使秦不得  
置辨

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  
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  
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我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  
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  
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  
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  
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川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  
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  
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當時正事

就兩事極言秦反覆之罪

此意在此

此下方入



承君意以寧  
靜之

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  
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  
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  
同○利○之○

茅鹿門曰述已之功過為崇護數秦之罪曲加詆誣

晉敗楚於鄢陵

成公十六年

文子突然發  
論不言其故  
欲使諸侯皆  
叛冀其禮而  
修省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  
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  
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  
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營○居○守○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  
欒○廩○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  
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  
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  
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成公

成公

成公



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濟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

左傳 卷之四 三十一

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殫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我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

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

晉楚勝敗文子豈不知正慮在既勝之後耳

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

左傳

卷之四

三十一



從楚王州犁  
口中寫楚師  
之整反形楚  
師之不整又  
從黃皇口中  
寫楚師之虛  
實筆筆用旁  
敘法

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罷老。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五句錯綜行法。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云：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矣。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

造次時大義  
非井亦見整  
暇

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蹶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廕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



郤至致敬楚  
子重禮肅然  
與楚師輕究  
致敗兩兩相  
形

欲遣輕車單  
追距鄭伯車

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閉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欒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欒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蒯胡曰：謀

前而自後登  
其車以執之

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殼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唯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抗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樂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



晉帥各出智  
勇以敵楚獨  
文子不效一  
謀至戰勝後  
忽進箴規老  
成憂國之心

韓之戰城濮  
之戰邲之戰  
之戰鄆之戰  
之戰長篇  
大文敘次處  
無一筆相同  
卓絕

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不嘗  
○士已識此○意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曰  
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  
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  
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  
○法○又○變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  
○機○巧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  
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

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  
○應○二○卿○相○惡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  
○對○語○亦○繁○而○刻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  
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穆文熙曰戰陳之道以將帥和睦為先楚惟二卿相惡便可  
致敗何必六問哉

鍾伯敬曰整暇二字非惟用兵身世之道無出於此  
鮑香嶼曰時厲公無道三郤驕盈故未戰之先與既勝之後  
文子獨慮後禍憂深計遠乃知老成人洵非好事喜功者所



可比也

嬰齊復季文子於晉 成公十六年

僑知知郤氏  
與欒范勢不  
兩立故以此  
言中之

叔孫喬如

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郤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郚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知之情子必聞之夫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

晉刑

季文子

國惡不可詳播言

成公



仇讎謂齊楚  
言魯屬齊楚  
則還為晉仇

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苦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  
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卻犖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  
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  
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  
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  
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  
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  
而盟之○僑如奔齊○  
如為戒

鍾伯敬曰○聲伯持論既正○又不受請邑○是以欒范心服終歸  
季氏而出僑如也

襄公

祁奚舉善 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  
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  
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左傳 卷之六 襄公



鮑香嶼曰有薦賢之臣所難在用賢之君有用賢之君又難  
在薦賢之臣悼公與祁奚相得而益彰者也

魏絳以刑佐民 襄公三年

陳次

御也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  
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  
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絳  
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老  
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  
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  
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

懼自犯不武  
不敬之罪故  
戮揚于之僕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孫月峰曰：有魏絳方能正亂行之法，有悼公方能容執法之臣。以斯知晉之君臣皆賢也。

穆叔如晉論樂

襄公四年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王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諮，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鄧定宇曰穆叔不拜元侯之享不拜兩君相見之樂而拜鹿  
鳴此以大義動晉侯見晉侯僭三夏而無上亦惜繁縷之意  
歟

鄭人侵蔡楚子囊伐鄭

襄公八年

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  
之晉師必至晉楚爭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  
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冬楚子  
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崎子展欲  
待晉子駟曰周書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  
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  
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

兆卜也言既  
卜且謀多則  
競作羅羅之  
難無成功也

不順衆而

逸詩

喻晉難待



晉親我反不  
與成楚欲以  
我爲鄙邑辰  
與爲成

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  
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  
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句○法○精○鍊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  
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入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  
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  
老，楚仗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駢  
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  
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

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  
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  
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  
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  
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  
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卽安於楚，若之所欲也。誰敢違言？寡君  
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鍾伯敬曰：子展謂完守老楚杖信，待晉二語於理於勢俱爲  
精當。子駟之言，暫救楚禍，不思晉難卒之，晉楚皆失誰職，其



咎耶

鮑香嶼曰時晉有可恃者朝廷清明君相和睦方修復二文之業鄭不固守以待之而倉卒從楚致為謾詞以欺晉愈見子產之年雖幼而能料敵者其過人誠遠矣

公子貞諫伐晉 襄公九年

音牽

共王

卽貞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持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

下競謂以力相勉也

穆文熙曰子囊論晉不可伐甚為有據而又歸重於將帥之讓德尤為出人之見然楚有子囊此楚晉之所以相雄長也

左傳

中卷 襄公

三



豈為楚不可加兵於晉哉

晉鄭同盟于戲 襄公九年

鄭從楚晉悼公合諸侯伐之門子卿之適子也

言禮與疆則有棄皆從楚之意伏于其中

諸侯伐鄭鄭人行成同盟于戲將盟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

地名

各弱

如達盟之謂

子展

荀偃語荀偃



左傳 中卷  
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  
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  
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鮑香嶼曰子駟強項似有反覆之意其實不得不然晉要盟  
無信何以服鄭若非子駟壯氣如虹情詞激切不幾為晉所  
偏令人笑鄭為無謀乎合觀前後救時良策使小國得以保  
全舍子駟其誰任之

鄭及楚平 襄公九年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  
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  
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  
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  
可也乃及楚平

鮑香嶼曰一言鄭不可背晉盟一言鄭從楚乃昔日之盟三  
說各有主見蓋防患於將來與救目前急難理勢攸分情詞  
遂異然說到信字愷切淋漓亦何嘗不以理勝耶



左傳

襄公

悼公謀息民 襄公九年

魏絳請施恩  
惠舍勞役盡  
其積聚以貸  
借於民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輪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待賓有禮，仍舊足以給。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鮑香輿曰：悼公所行種種善政，皆魏絳之力居多，而取威定伯，于是乎在。可見善人為國之寶，彼剝民以供軍餉者，其悞國不淺矣。

左傳 襄公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法也令自  
以下各  
其職位以  
執政之法  
不得預朝政

子產焚載書

襄公十年

代子駟

卿大夫之曹子

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  
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  
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  
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  
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  
後定

鍾伯敬曰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可從者而後為之法已立  
而後誅弗順者誅不能行而復自廢其法上下俱失之矣子



孔之失在為載書但亦無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議發自子產而子孔聽之亦國體也

鮑香嶼曰子產請焚載書以安眾與鑄刑書以救世之言前何其寬而後何其急也不知法貴因時令行以漸違此二者皆足以致禍亂兩傳參看乃見子產有深心矣

王叔陳生爭政出奔

襄公十年

王叔陳生與伯與不身親坐獄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即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也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甸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甸聽之王叔之宰曰箠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箠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箠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

隨時制政曰刑不任法曰放于寵

左傳

襄公

卷



全傳  
不○敢○自○專○君○之○能○  
日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  
王叔氏不能舉其弊王叔奔晉  
理曲無以爲怨

孫執升曰王朝之臣不聽曲直於天子而決獄於伯國陪臣  
當時王室之微可知然能稱天子以臨之雖屬空言猶勝於  
明背之也

晉諸將相讓 襄公十三年

范宣子名士  
句今將讓故  
謂爾時之舉  
不以已賢也  
韓宣子名起  
晉侯以武位  
卑故不聽更  
命欒廩  
武自新軍超  
四等代荀偃  
起位如故歷  
亦如故絳自  
新軍位超一  
等代士勳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  
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廩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  
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廩將下軍魏絳佐  
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幸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  
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  
宣子讓其下皆讓欒廩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  
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

襄公  
襄公



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爭○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  
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  
下○有○禮○而○讓○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  
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虛○亂○虐○並○生○  
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鮑香嶼曰通篇大意歸美宣子前敘諸將相讓極其曲折極其細密正所以為宣子作贊地步後面發明讓德因以爭字相形一正反利害了然章法妙絕

季札辭國

襄公十四年

吳子壽夢卒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穆文熙曰季札以義嗣推君以守節自居義正辭和卓然君子可想可慕

壽夢四子札共季也以札才欲立之札辭不可立諸樊樊亦愛季札故讓之



士鞅料樂盈

襄公十四年

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鮑香嶼曰：論報施事甚奇，而有至理。世間惡人倖免而善人受禍，往往類此。然有爲善不能庇其子而爲惡，卽以逮其身者，又未可以先德足恃，不自修省也。



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隕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

通篇重民字

卿佐

支子之官



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  
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  
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  
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孫月峰曰此與里革成公之對異語同心而此尤開豁切至

王將昏于齊  
故使劉夏賜  
之命夏後謚  
定公胙報表  
顯也緊發語  
名

周靈王賜齊侯命

襄公十四年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帥  
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  
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茅鹿門曰此命爲後世誥命之祖真無語不古無字不靈



左傳  
中卷

子罕辭玉 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  
 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  
 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  
 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  
 復其所

越鄉必為盜  
所害

周季侯曰韓獻子使鄭而求玉環視此當有愧色

鍾伯敬曰廉者貴有情又貴有才獻玉者欲納此以免死其  
人亦自高識子罕弗受後一段處分非情與才合不可能也

左傳  
中卷  
襄公



叔孫豹如晉乞師 襄公十六年

言齊再伐魯

喪畢告祭新伐許楚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  
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是以  
大請敵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  
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  
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  
此敢使魯無鳩乎

圻父詩小雅  
周司馬掌封  
疆之兵甲鴻  
鴈亦小雅詩  
言魯國憂困  
故嗷如鴻鴈  
之失所

鮑香輿曰穆叔望救於晉其情甚急其詞其婉獻子宣子聞  
詩感動大得恤鄰之誼然政不在君可知矣



子罕為皇國父分謗

襄公十七年

哲白黔黑也  
言國父色白  
居于澤門子  
罕色黑居于  
邑中朴杖也  
扶音叱管擊  
也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  
公弗許築者誣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  
罕問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閭  
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誣者乃止  
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說禍之本也

鮑香嶼曰子罕之言即卻克分謗之意而事前匡救與事後  
彌縫近理近情所全甚大非通達國體者不能



厲公獻子所  
弑梗陽晉邑  
皇巫名也

雙玉曰設環  
齊靈公名彪  
晉平公名曾  
臣猶末臣稱  
臣者明上有  
天子以謙告  
神也  
兵衆者示虛  
寡者示實先  
為不可料以  
制人

晉荀偃伐齊 襄公十八年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齊侯禦諸平陰，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旃。先與

三傳

襄公

三



鳥獸最易傳  
軍中虛實之  
情無目者聞  
而知之有目  
者見而知之

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師曠告晉侯曰鳥鳥  
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斑馬之聲齊師其遁叔  
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風沙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  
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孫月峰曰兵法所謂疑兵蓋不足而示以有餘也使敵人偵  
候其情因而薄之兵勢旣分反以致敗將若之何

劉開侯曰兵不厭詭晉以左實右偽能令齊侯畏其衆而夜  
遁韓信以拔趙幟立漢赤幟與夫望八公山風聲鶴淚皆爲  
晉兵者皆用此術也

齊靈公叛晉  
數伐魯魯從  
晉伐齊以所  
得兵器鑄鐘  
刻銘于其上  
林鐘六月律

武仲戒季武子勒功 襄公十九年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  
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  
下等也討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  
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  
也今藉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  
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茅鹿門曰武仲之論旣合典禮又洞禍機武子固不當借人  
力以銘功亦不宜昭所獲以招怒



鮑香嶼曰銘魯功所以銘已功也武子借晉力却齊師有何功之可銘適彰其短耳武仲侃侃而談足以發人深省

臧孫論詰盜

襄公二十一年

邾大夫 二邑名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

冷語

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

不能故作發端

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

既不可又

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

點能字

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

使食漆閭丘

蔡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

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

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吾謂國中

左傳

襄公



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指為盜透快  
結不可意

黃二馮曰魯桓公二年書納宋之郕鼎文公十八年書授邑  
於莒僕今襄公二十一年又書婚賜於庶其魯秉禮之國也  
何為招亡納叛如此

祁奚請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  
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  
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問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  
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  
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  
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  
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

言必與叔虎  
同謀

左傳

中 襄公



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蕃勳明徵  
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蘇廙而  
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石王若之  
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  
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穆文熙曰小人輕易許人臨時背之且加擠焉如樂王鮒者  
甚多叔向不應不拜可謂有卓識神矣免叔向而不見老臣  
謀國之意遠矣

欒盈出奔

襄公二十一年

不仁見叔向父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  
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  
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  
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  
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  
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  
惠焉其子靡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  
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靡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

諸侯之臣自稱天子曰陪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重得罪於郊甸遭其後掠尉氏討恣之官



候送迎賓客  
之官也  
關在緱氏縣  
東南

○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  
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鍾伯敬曰母美而生子必惡恐未必然特出自妬婦之口耳  
然叔虎見殺亦其偶然也

臧孫紇出奔邾 襄公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  
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  
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  
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  
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  
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日子無然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  
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

三傳 卷之八 襄公



其燕享之具  
出自私家為  
左宰仕于公  
也

戶側喪也

紇知禍將及  
已故有感而  
多泣且正辭  
以答其御而

且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  
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  
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  
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  
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  
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口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  
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  
立羯秩奔邾臧孫人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  
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

卒不能自免  
蓋悔之已晚  
矣

畏孟氏故以  
甲從已然失  
若在此矣

武仲除道東  
門本非為亂  
而甲從則疑  
于為亂納龜  
請後本非要  
君而據邑則  
嫌於要君想  
其人蓋持論

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  
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  
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  
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  
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  
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  
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青衿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  
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

三傳

襄公

三



有餘而守道  
不足動而見  
尤乃所自取  
知十然乎哉  
人謂陳其罪  
惡盟諸大夫  
以爲戒滅孫  
以廢長立少  
乃季孫所忌  
故謂無辭以  
罪已惡臣謂  
奔亡者盟首  
載書之章首

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滅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黜敢不辟邑乃立滅爲滅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滅孫曰無辭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滅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鮑香嶼曰舍長立幼非禮也滅紇成人之惡而巳亦被禍智出申豐下矣

齊侯襲莒 襄公二十三年

欲以盟要二  
子使無死戰  
勝大國益懼  
故行成

齊侯還自晉遂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陳眉公曰莊公以千乘之君輕行襲莒身傷臣獲此君子所以貴乎正也



叔孫豹論不朽

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  
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  
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  
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  
祿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孫月峰曰文仲之在春秋孔子言其不仁者三不智者三豈



有不仁不智而能不朽乎

劉開侯曰三不朽之中須以立德為本德先涼薄雖樹駿流  
鴻皆幻華也即著論修詞皆鞏悅也

鄭子產論幣重

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  
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  
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  
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  
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  
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前分令德令  
名此合一句



○語○絕○勤○嗜○用○子○之○有○能○  
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  
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真西山曰此古人通書之始中間以家壤恐之又以令名歆  
之能不令人心悅

崔子弑齊君

襄公二十五年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於  
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  
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  
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  
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劉懷恕曰晏子數語可謂處變從君之斷案

陳大士曰尤物移人如晉驪姬楚夏徵舒家國受其覆亡者可勝道哉

子產獻陳捷於晉 襄公二十五年

獻人陳之功、其於、知、服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淵父為

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

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

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

立之我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敵邑不可億逞我是

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埋木

爾音烟淵父  
舜之後為武  
王陶正神明  
謂虞舜  
虞夏殷之後  
為三恪謂之  
恪者示敬意  
也  
億度違盡也  
欲還志于鄭  
者不可億度  
并埋木則謂  
有并則埋木  
之有木則川



去之也知罪  
二句謂陳侯  
喪服擁社使  
男女白因待  
命  
晉人三問子  
產三答晉人  
詞色甚厲子  
產隨機應對  
不激不阿大  
類我駒支之  
對趙宣子而  
更自和婉動  
聽  
春秋最重詞  
令故屢稱之

刊○敵○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敵○邑○心○陳○知○其○罪○授  
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  
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  
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人  
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聲子請復椒舉

襄公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大帥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  
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  
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  
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  
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  
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

善為國者以  
下歷指楚多



淫刑而失賢  
之端原由於  
此

樂行賞而懼  
用刑  
酒食賜下無  
不厭飲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  
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  
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  
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  
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  
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

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  
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  
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  
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  
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  
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  
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卒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



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  
 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  
 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  
 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  
 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  
 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簡易兵備范易行以  
 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  
 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  
 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

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

音○夾

四面集攻

簡易兵備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  
 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  
 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穆文熙曰歷觀諸臣奔晉往往為效死力殘敗楚師何無宗  
 國之念也蓋原其致奔之由既非其罪而楚又窮治之不已  
 無還返之期自不得不為之效死耳不然何莊舄仕楚尚有  
 越聲士會客秦終為晉之良佐哉  
 鍾伯敬曰楚聲子之復伍舉君臣朋友之間蓋兩得之然伍



舉不歸楚楚無鞭尸事矣禍福所倚豈可前知哉

左傳 卷

鄭七子賦詩

襄公二十七年

一子石印段  
公孫段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  
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  
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  
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  
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  
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  
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放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左傳

襄公

七



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寶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陳眉公曰鄭伯享趙孟七子皆賦詩以言志如賦草蟲賦黍苗賦隰桑賦野有蔓草賦蟋蟀賦桑扈皆以君子比趙孟如鶉之賁賁不知將何所取而云然也誣上行私伯有餘戮兆於此矣

請於晉  
諸侯之  
兵故請賞

金木水火土

子罕不阿向戌

襄公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襄公



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成之謂乎。

鮑香嶼曰：向成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故請弭諸侯之兵，以息民爲名，與銷兵之說原不同。九國大夫共會於宋，以盟此事，亦當時盛舉，但因是欲廢置不用，則非中正之論耳。子罕痛貶之，而削其賞書所見，抑何卓也。成卒不怨，而且德之從善，又何敏乎。

游吉如楚 襄公二十八年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

宋向成請弭兵晉楚諸侯皆盟於宋



命告于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

鍾伯敬曰諸侯之或親朝或使卿來聘禮也楚子欲使鄭伯親辱而以遣卿為非禮楚之失諸侯以此

子產舍不為壇 襄公二十八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法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孫月峰日子產之意謂鄭既以卑弱事人安川以苛禮相責其不設壇也亦宜

晏子辭邑

襄公二十八年

齊公子皆走

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邾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劉開侯曰：余觀晏平仲所以對子尾者，謂非惡富，恐失富已。

不設齊之別  
邊鄙有  
六十邑



得守富之道而言厚生繼以正德真能不盈其幅者也

子皮在喪故以父命也

子皮餼粟以得民 襄公二十九年

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孫執升曰救荒無奇策鄭宋之卿可謂具經濟才矣但請貸於公易使大夫皆貸難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尤難之



難者子罕能為其難叔向決其與宋升降君子以為知微

吳季札聘魯觀樂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  
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  
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  
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

論詩而歸之於頌論樂而歸之於韶脉絡分明綱領具備非季札不能博覽古今非左氏不能發揚詞理



灑音泛

○寬○平○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別○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  
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灑○灑○乎○大  
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  
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  
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單、句、輕、括自○鄭○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別○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佞○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  
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置○廣○而○不○旨○施○而  
自○誇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  
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  
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  
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獲○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  
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  
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季子歷聘無  
一處不留心  
人物真千古  
第一有交情  
人

左傳

襄公

長



叔孫好善叔  
好直首尾  
通對作章注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  
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  
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  
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  
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  
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  
而多良大夫首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伯石公孫段  
有事欲使之  
也

子皮授政子產 襄公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  
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犬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  
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  
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犬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  
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子產使都鄙有  
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

子產  
襄公



衆臣祭以芻  
黍爲足

褚畜也奢侈  
者畏法故畜  
藏

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  
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  
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孫月峰曰子產爲政何獨賂伯石而辭豐卷豈豐卷之族不  
大於伯石乎其賂之者知其貪也其辭之者防其僭也

壞音怪下皆  
同

子產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  
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  
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  
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  
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  
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  
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  
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

左傳

襄公



無寧寧也寧  
復有蓄患

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  
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敵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  
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  
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  
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  
各展其物，公不畜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  
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  
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

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敵邑之  
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  
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  
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  
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  
其知之矣。

凌約言曰：晉侯重於見賓，謂以魯喪故推此心，以及鄭則何  
至舍於隸人而莫之省也。耶恤喪禮也，睦鄰獨非禮乎。



穆文熙曰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者亦特有文子叔向在耳賢人之相成以善也若此

北宮文子謂鄭有禮

襄公三十一年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迂勞於棊林文子入聘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犬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



乃授子犬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鍾伯敬曰：因記文子之言而併及子產為政之事，亦文章之變局也。

鮑香嶼曰：裨謹性喜靜而惡囂，子產能遂其性以謀事，若此亦見曲於體，久而必欲盡其長也。用人之心良苦哉。

子產不毀鄉校 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時十歲矣，蓋長而後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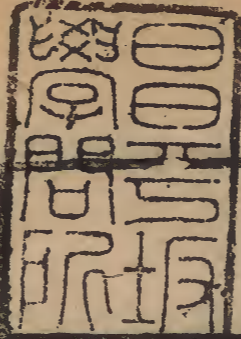
穆文熙曰子產不毀鄉校以善惡為師即至人之言曷以加  
茲故孔子以為仁

子產論使尹何 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  
吾叛也夫、指、尹、何、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  
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一、設、喻、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  
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拆  
壞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  
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

四節設四喻  
俱隨使插入  
絕無痕跡細  
分之第一節  
破愛字第二  
第三節破使  
字第四節破  
學字蓋即口  
頭語鍊之入  
妙是化工之  
筆





通篇是喻結  
處仍用喻怪  
筆靈思出人  
意表

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我中明子產之言詞氣條達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日子為鄭國我為吾  
 家以庇焉其可也五設喻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  
 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  
 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劉懷恕日子皮聞子產論政之言乃傾心服之遂以委政大  
 臣容善之量古今僅見

穆文熙曰與學古入官政乃不迷語相似居官者當勒之為

座右銘



